

Studies 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在历史与伦理之间

——中西方德育比较研究

魏贤超 王小飞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在历史与伦理之间

——中西方德育比较研究

魏贤超 王小飞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历史与伦理之间: 中西方德育比较研究 / 魏贤超, 王小飞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9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308-06740-9

I. 在… II. ①魏…②王… III. 德育—研究 IV. G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0641 号

在历史与伦理之间

——中西方德育比较研究

魏贤超 王小飞 等著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37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740-9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导 论 中国与西方德育若干差异论纲	1
第一章 美国的道德教育	4
第一节 19 世纪以前美国的道德教育:家庭和教会	4
第二节 19 世纪的美国学校道德教育:变革	10
第三节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学校道德教育	15
第四节 20 世纪中期至现在的美国学校道德教育	27
第二章 英国的道德与宗教教育	50
第一节 历史上的英国学校德育	50
第二节 英国学校德育的现状	58
第三节 英国学校德育的总结与展望	83
第四节 战后英国宗教教育的发展和新动向	90
第三章 澳大利亚的公民教育	101
第一节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初创	101
第二节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	111
第三节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荒废	122
第四节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复兴	130
第五节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现状	150
第四章 德国的道德教育	180
第一节 德国道德教育的历史溯源	180
第二节 当代德国道德教育理论基础	197
第三节 当代德国道德教育的现状	204
第四节 当代德国道德教育的问题与趋势	242

第五章 新加坡的道德教育	255
第一节 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	255
第二节 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268
第三节 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286
第四节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94
第六章 中国台湾地区的道德教育	298
第一节 台湾地区德育的历史沿革	298
第二节 台湾地区德育的主要理论	310
第三节 台湾地区德育的当代进展	315
第四节 台湾地区德育的经验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344
第七章 中国香港地区的道德教育	351
第一节 香港地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历史沿革	351
第二节 香港地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主要理论	356
第三节 香港地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当代进展	361
第四节 香港地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趋势与经验	371
第八章 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双重变奏	373
结 语 在历史与伦理之间	396
参考文献	398
后 记	411

导 论 中国与西方德育若干差异论纲

在道德教育方面,中国与西方存在着若干比较明显的差异。

首先,在中国,血缘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与人的关系是整体(家、国、天下)中的兄弟姐妹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西方,公民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与人的关系是公民个体之间独立、平等的关系。因此,在中国,重视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血缘情感(兄弟姐妹之爱、亲子之爱等);在西方,重视建立在公民关系基础上的公民理性(公正原则、合法契约等)。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社会矛盾或人际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如果发生了社会矛盾或人际矛盾,在中国,是用基于情感的道德来调节社会矛盾,是道德调节,场所是在家庭中(国与天下也是家的放大);在西方,是用基于理性的法律来调节矛盾,是法律调节,场所是在法庭中。在中国,推行的是道德治国(德治,仁政,礼治,半部《论语》治天下);在西方,推行的是法制治国(法治)。因此,中国重视道德教育、德教;西方重视法制教育、法教。

其次,在中国,由于人与人在血缘关系是兄弟姐妹,因此要讲兄弟姐妹之爱、亲子之爱等血缘情感,要在道德上克己(自制或自我克制),谦让(孔融让梨);在西方,人与人是独立、平等的公民个体,因此要求人们公正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尊重他人的权利。

因此,中国社会重视利他的道德教育(先人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西方社会重视利己(而不损人)的“道德”教育。

再次,中国的主流价值是以整体为本位和目的(个人是螺丝钉),西方的主流价值是以个体为本位和目的。因此,中国重视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教育(对集体的服务、奉献和牺牲);西方重视整体为了个体的“道德”教育。

复次,由此,中国要求个体成为道德圣人(人人可以成为尧舜);西方要

求个体成为守法的公民。

最后,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教育中,弥漫着浓郁的道德气氛;在西方的社会生活和教育中,弥漫着浓郁的法律气氛。

二

比较地看,中国实施的“高”道德(高尚道德)教育与西方实施的“低”道德(低级道德、基础规范)教育,或者说“准法的”德育,在特征、结果、过程、效果和适用性方面有明显差别。

从特征看,中国的社会和教育充满了激情、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追求集体利益的英雄),表现为伟大、理想、超越和神圣;西方的社会和教育表现为理性、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追求“个体”自由的英雄),特点是平凡、现实、适应和世俗。在中国,道德义愤常常是正当的,比如劫富济贫;在西方,法制理性衡量一切,尽管“市场失效”会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比如,曾经的中国退休工人的工资比科学家高的现象,虽不合理却合乎人情;西方的科学家工资比工人高十倍,不合人情但是合理(合法)。

从特征及其结果看,激情、伟大、神圣的社会、道德和道德教育,容易而且曾经导致狂热与迷信;理性、平凡、世俗的社会、道德和道德教育,可能伴随着平庸、庸俗与冷漠。

在适用性方面,在战争时期、特殊状态中,前者有利于社会或组织的稳定、民族团结和整体生存;在和平时期、一般状态中,后者有利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个人的发展和创造。

三

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国家和教育人民的问题上,对于采取德教还是实行法教,曾经有过争论和不同的实践。为什么法家的“依法治国”和“法教(法制教育)”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历史中只是“昙花一现”?这种结果和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什么影响?研究这个问题,对于现代中国如何处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关系,如何促进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来看,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哪一个成本更

低?哪一个更应该被优先考虑?在今天的中国和西方,两者应如何结合?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以德治国”“德治”与“依法治国”、“法治”的基本方略如何在中国真正结合起来?是否可以说,只有符合道德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最终是不是一致的?在未来世界道德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人性与道德、幸福与道德(得与德)、公正与道德、理性与道德、理性与热情等等的关系?

从理论角度看,人的全部生活(活动、追求和发展),本来是,而且应该是一个包含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物质与精神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它却被分割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不同的方面或领域。本来,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应该是各有千秋的,但是,人们一定要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不同的方面或领域分出高低,并且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人们选择和强调的是精神生活这个方面或领域。本来,即使是精神生活这个方面或领域,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人们只选择和强调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道德生活。况且,就道德生活本身而言,也是丰富多彩、多层次的,但是,人们只重视高尚道德和浓郁的道德氛围。而且,当这种高尚浓郁的道德氛围变成书本中抽象的道德知识或者道德概念时,如果失去它们的现实生活的基础,就会变成抽象的道德教条。总而言之,从整体的人的全部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衰变为对精神生活和思想的强调,再衰变为对道德的强调,最后衰变为只强调高尚道德和浓郁的道德氛围。只强调道德治国、圣人治国,是中国的传统。因此,如何避免用精神、思想取代物质(经济)和精神的结合,避免用精神取代科技,用精神取代民主(政治)和法制,避免用道德生活,尤其是用高道德生活取代复杂的精神生活和全部丰富的生活,是未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道德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美国的道德教育

第一节 19 世纪以前美国的道德教育：家庭和教会

定居美国殖民地的欧洲人担负着道德教育的共同使命，这一共同的使命根植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中，但由于定居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自教会和民族的特点以及他们定居地特殊的环境产生了不同的道德教育方法。

来自欧洲北部，特别是英国的新教徒给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道德教育烙上了他们的特点；从弗吉尼亚到马萨诸塞州，各种形式的新教主义对美国的文化和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的定居者大都信仰天主教，殖民地的道德教育也受天主教传统的影响，但远没有新教徒影响大。如一位史学家所言，只有马里兰的一小部分英国定居者使天主教的道德教育传统在 13 个殖民地留下了烙印，即便这样，他们的努力经常受法律限制并被新教徒的优势所击败。^①

一、1607～1750 年美国的道德教育

1. 新英格兰的道德教育

在那些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早期定居新世界的团体中，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留下了关于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实践最丰富的记录。他们希望他们的行动能为旧世界(old world)树立一个榜样，而且他们担心基督教的价值观不能在当时一个混乱、敌对的环境中保持下来，害怕他们的孩子会背离原有的信仰和文化。他们看到道德教育在保持宗教的正统信仰、促进社会的稳定和

^① McClellan, B. E. *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 Schools and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pp. 1-2.

谐、提倡善良的行为和鼓励人们勤奋工作方面起着其他教育不能替代的作用,同时还认识到能通过道德教育向殖民地的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因此,清教徒非常重视道德教育。

17 世纪,在教育不甚发达的美国殖民地,谁来承担道德教育的责任?由于大多数清教徒受过一定的教育,父母有能力教育他们的孩子,于是清教徒把道德教育的主要责任留给了家庭。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殖民地法律明确规定,家庭应该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对教义信仰、社会法律和价值观的理解,同时也要教给他们读写,为寻找一个有用的职业做准备。清教徒在家庭中全方位地教育他们的子女。在孩子能读之前,清教徒让他们听父母祷告、读圣经和唱赞美诗。当他们能读时,孩子便参加这些活动,经常读一些被依次仔细选择过的圣经章节。一个新英格兰人塞缪尔·森诺(Samuel Senall)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祷告在许多清教徒家庭中是非常普遍的:“今天早晨,我们读 14、15 课和第 16 首赞美诗,汉纳(Hannah,他的一个孩子)读但以理……”^①

当孩子长大时,道德教育变得更加详细。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清教徒马瑟(Cotton Mather)牧师生动描述了他是如何培养儿童道德的。马瑟写道:“利用各种机会如祷告和公开宣告,向孩子们传授正确的价值观”,“我运用各种令人愉快的特别是圣经故事,让孩子对此感兴趣,其中也包括一些虔诚的教导,让他们从故事中受到教育。”^②

对于大多数清教徒家庭而言,除了读圣经和祷告,教义问答也许是 17 和 18 世纪初最重要,也是最被普遍运用的道德教育方法。它体现了特定宗派或团体的信仰。教义问答通过提问题来检查孩子对这些信仰的了解程度。在新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徒所熟悉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教义问答的圣经译本,它的问答包括:^③

问:“什么是人最重要的目的?”

答:“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以上帝为荣耀,永远分享它。”

问:“上帝怎样指导我们以他为荣并永远分享他?”

① McClellan, B. E. *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 Schools and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pp. 1-2.

② McClellan, B. E. *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 Schools and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pp. 1-2.

③ McClellan, B. E. *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 Schools and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pp. 1-2.

答：“上帝的词，包括旧和新的圣约的章节是唯一指导我们如何以他为荣耀和享有他的规则。”

问：“圣经的章节主要教什么？”

答：“圣经的章节主要教关于上帝相信什么和上帝要求人的职责。”

问：“什么是上帝？”

答：“上帝是身体、智慧、力量、神圣、公正、优秀和真实的灵魂的集合体，是无限、永远的，不可改变的。”

问：“上帝要求人的职责是什么？”

答：“服从他的意图。”

问：“道德法律在哪里概括地被理解？”

答：“在摩西十诫里。”

问：“十诫的要点是什么？”

答：“要点是用我们的全心、全部灵魂、全部力量、全部思想，爱君主，爱我们的上帝、邻居以及我们自己。”

在清教徒家庭对自己的孩子进行道德和宗教教育的基本训练之外，学徒训练也是当时教育的一种途径。虽然当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家庭当学徒的现象并不普遍，但这一时期的学徒训练相当于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学徒，甚至是黑人奴隶，在清教徒家庭中接受道德训练，尽管其目的更多的是让他们服从而不是让他们完全理解宗教信仰和文化。

清教徒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如果父母未能为孩子提供一定的教育，那么他们将受到邻居的责骂，甚至要遭政府当局处罚。在马萨诸塞州，公共法庭于164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警告许多父母和主人注意训练孩子时的疏忽，赋予镇上官员惩罚那些渎职父母的权力。

1750年前，在清教徒定居的新英格兰，学校和教堂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支持作用。那时，学校并不普遍，但它们的存在进一步加强了家庭提供的道德教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儿童读写技能，教师用初级读本和入门书教孩子认字母和读写等基本技能。教科书中充满了宗教和道德的寓意，如初级读本的封面上写着圣经章节或小诗，入门书包括圣经的章节、歌曲和故事。另外，教师也选用《旧约全书》的组成部分《箴言》作为教材，让孩子懂得诸如懒惰使人贫穷、勤劳使人富足、聪明人求知心切、愚蠢的人安于无知、信誉比财富宝贵、人格比金银可羨等道理，培养他们谦逊、智慧、勤劳和忠诚的品德。

对 17 世纪的大多数孩子而言,接受高等教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对经过选择的小部分出身显贵的孩子来说,拉丁语法学校和高等学院的道德教育不仅仅是简单虔诚的背诵,特别在学院,学生还要学习解释圣经的章节,理解神学并把人文学科的知识应用于道德、宗教和社会问题。此外,学院提供伦理学和神学等正规课程,以加深学生对基督教教义以及西方传统道德的全面理解。

相对学校的育人功能而言,教堂在道德教育中起着抵制罪恶的作用。在星期日学校出现之前,教堂为孩子提供道德指导,使他们从教堂的说教中得到教育。但总体而言,教堂并不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机构。

除了家庭、学徒训练、学校和教堂等正规教育机构,孩子经常从社区非正规的组织中获得价值观。一些社区是稳定而虔诚的地方,家长愿意孩子从那里得到学习;但在一些社会风气不佳的地方,如港口城市,正直的家庭担心外界的不良影响,竭力把他们的孩子与成人隔离开来。

尽管清教徒记录下最丰富的道德教育,但他们的方法在 17 和 18 世纪初的美国殖民地并不普遍。不仅在南部和中部殖民地的其他团体中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环境也对他们所进行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弗吉尼亚的道德教育

作为英国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也极其重视道德教育。那里的定居者主要是英国国教徒与清教徒,由于担心他们的孩子遭受新世界侵蚀,他们一到弗吉尼亚,便向年轻人传授宗教和道德价值观。1631 年,众议院(the House of Burgesses)^①通过了一项强调教义问答重要性的法律。^②每个星期日,牧师在晚上祷告检查之前,花半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进行教义问答,向教区的年轻人传授十诫。政府当局规定所有的父母、雇主必须要求他们的孩子、仆人或学徒在指定的时间去教堂。如果违反规定,将会受到法庭的责难。一些富裕的家庭为他们的孩子请私人教师,并把孩子送到新英格兰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因为在 1750 年前,弗吉尼亚几乎没有初等和中等学校,只有一所于 1639 年建立的学院。

^① 系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北美殖民地议会。

^② Hening, W. W. (ed) *The Statutes at Large; Being a Collection of All the Laws of Virginia from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 in the Year 1619*. Richmond: Samuel Pleasants Jr., 1809—1823, p. 157.

尽管弗吉尼亚的定居者与清教徒一样重视道德教育,但客观条件使他们不可能建立清教徒那样的道德教育方法。首先,弗吉尼亚很少有像新英格兰清教徒那样的大家庭,而在17世纪家庭正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机构。而且由于弗吉尼亚人居住分散,保留教堂、修建学校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建立如清教徒那样强大的非正规的家庭和邻区的网络,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其次,高死亡率、恶劣的健康条件造成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弗吉尼亚远不如新英格兰那样富裕,特别在定居早期,父母为生活所迫,很少有时间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同时,弗吉尼亚定居者的识字率远低于新英格兰,这使他们很难像清教徒那样胜任孩子的道德教育。

其他殖民地的定居者纷纷效仿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弗吉尼亚人的道德教育方法。一般说来,南方的定居者倾向于接受弗吉尼亚人的做法,而那些在中部殖民地的定居者则更愿意学习清教徒。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信徒并不像清教徒那样强调读写能力和读圣经,但也要求父母进行严格的纪律训练和教孩子教义问答及教友派信徒的社会基本价值观。

1607~1750年间,尽管不同殖民地在道德教育上存在差异,但他们无不重视道德教育,而且发展了许多相似的道德教育方法。殖民地的定居者把家庭作为道德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场所,加上学徒训练,学校教育和教堂服务等重要的辅助机构。宗教和道德教育紧密相连,道德教育的实质就是宗教教育,教义问答是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方法。

1. 1750~1820年:道德教育的温和期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美国人保留了许多殖民地早期道德教育的形式。尽管社会和地区流动比17世纪有了明显的增加,但一个稳定的、等级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人们相互认识的非正式的网络,为保留社会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机制,早期严厉的道德教育逐渐变得温和。大量的家庭用更为平和的方法来教育孩子。深受约翰·洛克(John Locke,17世纪英国著名教育思想家)作品的影响,在教育子女时,人们强调人性的适应性和游戏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但他们不像自由的社会上层家庭,主张自我肯定和自我表达,也不赞成改变传统的价值观。上层社会的家庭则相信一个人完全能设计最终的命运的启蒙观点,用以取代以前强制或严格控制孩子的方法。他们鼓励自我肯定,希望孩子获得一种适应公共生活的能力。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增加,父亲待在家中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时间减少,而相比较而言,母亲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中。于

是,母亲们被赋予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17、18 世纪对男孩和女孩实行同样的道德教育,而在 19 世纪初,由于彼此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相对应的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有了性别的差异。女孩培养她们谦虚、温顺、同情、慈爱和虔诚的自然本性,为将来母亲的角色做准备;而男孩则发展他们参与政治和经济的竞技能场所应具备的品质。从美国殖民地时期到 20 世纪,妇女一直被看成社会中道德和虔诚的特殊保护者,道德教育无疑是妇女的特有的责任。

1750 年之后,妇女尽管在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其他一些机构和人员也提供一定的道德教育。如在南方的种植园,父母经常完全把宗教教育交给教堂并雇家庭教师为他们的孩子提供道德和学术教育;在北部,教堂和学校获得新的教育责任,人们大量修建学校,其中包括为孤儿和有行为问题的年轻人所建的星期日学校,希望学校在道德教育中起重要的作用。父母要求教师教教义问答。

在紧接着的美国大革命的几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希望扩大学校的作用,如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韦氏词典编辑者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和费城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建议学校教“共和国的价值观”,即指 1776 年的弗吉尼亚权力法案第 15 条规定的公正、适中、节制、勤俭的优良品德^①和 1776 年《独立宣言》中庄严宣布的“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②。他们主张创立忠诚于共和国的公立学校体系,强调德行的教学,把它概括地定义为摒弃纯粹自私的动机并为社会工作的善良意愿。然而这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主张未达成普遍的共识,几乎没有人愿意放弃对子女教育的权利。因此,甚至在大革命以后和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家庭和社区仍然掌握着子女教育的控制权。

19 世纪前美国道德教育最明显的特点是折中,既教传统的价值观,也注入了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内容。家庭和社区是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机构,家庭主要传授传统的价值观。学校和教会起着相对辅助的作用,学校中教义问答盛行。深受欧洲宗教教育传统的影响,美国的道德和宗教教育密切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① J·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赵一凡等译,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 页。

② J·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赵一凡等译,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 页。

第二节 19 世纪的美国学校道德教育:变革

美国大革命和 1812 年战争后,19 世纪以前道德教育折中的特点保留了下来。但到 1820 年之后,当美国开始经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 and 地理变化时,原先的道德教育受到巨大的冲击,并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政治领域,民主化的进程加快,选举制取代了世袭贵族制。1828 年,新当选的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一位白手起家的平民总统,成为所有美国青年的榜样;在经济生活中,19 世纪美国人创建了新的企业形式,西部开发如火如荼,城市不断地扩展,而与此同时,原先社会规范的传统源泉——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文化和政治的顺从模式,广泛的家族关系网络和组织严密的社区被削弱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熟悉的家庭和社区,到陌生的世界里寻找实现他们自我价值的机会。19 世纪的美国人抛弃了 18 世纪所提倡的自我约束、道德纯洁和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追求自由和个人幸福。

美国社会的变迁使人们普遍意识到早期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成为 19 世纪早期教育的一项首要原则。正如被称为“美国公立学校之父”的贺拉斯·曼(Horace mann)所言:“德育是社会存在的首要必备条件。人们无克制的情欲不仅是杀人的,而且是自杀的;一个没有良心的社区立即自行灭亡”;“道德的萌芽必须在儿童生活的早期植入他们的道德天性中”;“早期道德教育目标是使孩子像那些橡树,经过干旱的季节,当所有周围的植物都枯萎或变成焦木时,它们却还保持叶子的新鲜和绿色”。^①

19 世纪,家庭和学校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机构,它们的作用如同当时的一位教育家所说:“年轻人生活中最危险的转变是他离开家庭和学校的权威控制,进入不受制约的自由社会中,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应该通过有效地教育孩子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导,为这一转变做准备。”^②

① Mann, H.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 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a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7, p. 98.

② White, Emerson E. "Moral Training in the Public School," *The Journal of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886 (New York: NEA, 1887), 131. <http://www.askeric.org/>

一、家庭中的道德教育

19 世纪曾有教育家说过,早期家庭教育的失败意味着儿童一生道德品质的失败。许多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复杂的世界中迷失方向,在孩子懂事起便开始了早期的道德教育。母亲一如既往地道德教育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温和方式,通过榜样和传授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举止行为以及一些普遍的道德规则,从而培养儿童对道德事实的判断力和道德良知。殖民地时期普遍的问答式教育法不再盛行。当时流行的女性杂志、大众文学和儿童哺育手册丰富了道德教育的内容并为母亲如何教育孩子提供了大量的建议。母亲从中选择一些道德作品的章节,并结合圣经和星期日学校小册子,教育儿童。19 世纪的早期家庭教育的重心在道德教育,很少注意智力教育。人们担心过早的智力活动会损害儿童的健康,扭曲情感和精神的发展。

二、学校中的道德教育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帮助父母进行道德教育的正规机构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星期日学校和全日制公立学校的出现正是这一需求的一个重要表现。18 世纪末从英格兰传入的星期日学校起先是为美国东部城市中的贫困孩子服务,教他们读写和道德价值观。到 19 世纪初,在福音派教义的影响下,星期日学校的任务逐渐集中于道德教育,而把特定宗教教育的任务留给了家庭和教会,并向所有不同背景的学生开放。从此,星期日学校在所有社会阶层的基督徒间迅速普及,并向美国各农村,郊区和城市发展。

在星期日学校在全国迅速发展的同时,它一周一天的教学时间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新的公立学校教育体系开始酝酿。公立学校建立初始只得到了零星的支持,在大众教育中,处于边缘的位置。美国大革命后,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加快,为了使孩子免受社会不良事物的影响,美国人希望通过正规化的学校教育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培养孩子的道德品格;而且随着美国移民数量的迅速增加,人们也逐渐重视移民后代的道德教育。到 19 世纪 30 年代早期,在美国北部和中部各州,父母把 5~12 岁的孩子送到学校接受 3~4 年的教育已变得相当普遍。^①

^① Kaestle, C. F. and Vinovsk, M. A.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of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7.

公立学校免费或低费用地向所有儿童开放,向他们灌输共同的文化知识和普遍的道德规范。公立学校把道德教育置于学校工作的中心地位,学校管理者认为道德教育与培养勤劳的工人、富有责任感的公民以及有德行的美国人一样重要。这一传统从19世纪30年代公立学校体系的建立到该世纪最后10年一直保持着。

公立学校的教师以女性为主,由于传统观念认为母亲在道德教育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一旦有可能,女教师应教“学校的低年级”。如波士顿教育家爱默生(George B. Emerson)认为:“现在已有一部分(女教师),希望将来学校教育的更大部分由女教师来完成,女教师与生俱来的性格更适合教育这一工作。”^①人们常常忽视女教师语法水平和不高的学术成绩,只要求她具有一般的常识和善良的心。教会、传教团体号召女性积极参加为学校提供合适教师的改革运动,大众教育国家委员会派了近600名单身教师到西部,保证新开发地区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正确的基督教文化。其他组织也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如向国内战争后新建的南方派女教师。

女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对儿童施行强大的道德影响。通过榜样,鼓励良好的习惯,惩罚不良作为,加强早期教育中母亲教导的正确行为。同母亲一样,19世纪的教师担负着重大的道德责任。“教育者不仅为这世界培养品格,这一品格还将被人们评价,而且同样一种永恒的品格也要受神圣和公正的上帝评价”^②,这正是对教师责任的准确概述。从19世纪20~90年代,教师心理学流行。它认为人的思想包括道德、情感和智力,通过练习得到强化。受教师心理学的影响,教师鼓励学生自我约束、勤劳、诚实、善良、守时和遵守秩序,不鼓励不整洁、疏忽、不诚实和不仁慈。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时,教师运用更多的是温和的鼓励而非严厉的惩罚。他们进行课堂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赞同某些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爱心以及养成贯穿一生的道德行为。

道德教育在初等学校课堂中占主导地位,很少有关于政府或政治的教育。圣经是道德和宗教教育的主要教材,学校的其他教科书也充满了道德教育的内容,甚至在拼音和算术课本中也是如此。麦古菲(William Holmes

① Emerson, George B. "On the Education of Females," in *The Introductory Discourse and the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the America Institute of Instruction*, 1831, p. 28.

② Taylor, J. O. *The District School*. New York: Arno Pree, 1969, p. 114.